

时光 ／ 洄游

胡德夫
◎ 著

台湾民谣之父

只要他一开口，全世界都要沉默！

像鱼儿一样，
在斑驳光影里洄游上溯，舞动婆娑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我们的歌是——
汹涌的大海！
Ara-Kimba 胡德夫

时／光／洄／游

胡德夫
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洄游 / 胡德夫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12

ISBN 978-7-5354-9932-5

I. ①时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3321号

时光洄游

胡德夫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特约策划 | 张钰良 许菲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郭璐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 | 8.25

版次 |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次 |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148千字

定价 | 45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人生中的起伏与悲喜，感动与怀念，
像太平洋的海水拍打在岸边的浪花，
不断地激荡着我的心。

回忆的思绪，像鱼儿一样，
在时光之河的斑驳光影里洄游上溯，舞动婆娑。





回家的路，开往台东的单轨铁道。 摄影 / 郭树楷

时 光 洄 游



目录

CONTENTS

We shall overcome _001

奇异恩典 _025

钢琴梦 _041

答案在风中飘 _061

哈利路亚 _073

荧幕之光 _083

美丽的稻穗 _095

匠心，无涯 _119



总裁狮子心 _129

家 _147

大地恍神的孩子 _173

海鸥飞吧 _183

My boy_191

摇篮曲 _207

唱美丽的歌 _217

兄弟，你过得还好吗？ _227

时光洄游



We shall overcome



在去淡水读书以前，我在家乡台东放过牛，那个年代的小孩子没有太多游戏可以玩，除了趁放牛的时候在草场玩玩以外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“骑马打仗”的游戏。只不过我们玩游戏时所骑的马，其实就是我们放的牛。我们经常在下课以后把牛骑到嘉兰小学的操场上，在那里编排一些游戏剧情之后，通常由我带头冲锋陷阵，骑着牛跑到稻田，再从稻田跑回操场。虽然现在看来这游戏有些危险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子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

我到淡江中学读书以后，起初很不适应学校的生活，经常想念过去和自己玩耍的那些小伙伴。可惜他们都留在了部落里，在这所学校我感到有些孤单。幸运的是，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我很快找到了在这里的新游戏，那就是橄榄球。

有一次我路过操场，看到学长在打橄榄球，他们在球场上战斗

的样子让我一下子回想起过去和小伙伴“骑马打仗”的劲头。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橄榄球运动，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也从没见过人玩过，但我被学长们在球场上的气势所吸引，只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，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。其实就算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脱颖而出。

从此我经常到操场去看学长打橄榄球，这种运动的对抗性很像我小时候玩过的一种名叫“偷蛋”的游戏。在地上分别画两个四方形，里面各放一块石头进去，两队小伙伴需要通过肢体接触将对方推出局，最后抢到对方的石头就是胜利了。这是我在部落里发明的一种游戏，由于小时候身体条件不错，所以玩起这个游戏，我还比较擅长。

我入学的时候，淡江中学只有高中部才有橄榄球队，正当我为初中部没有球队而感到疑惑时，我的同学陈博钊就把这支球队建立起来了。那位同学原本大我一级，但因为之前休学而需要重读初中一年级，所以和我在同一个班了。他以前和高中部的学长一起打过球，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所以想在初中部也组建起一支橄榄球队。

他搞来一些橄榄球球衣，以球队队长的身份开始在学校里招募队员。大家看到那些球衣都很兴奋，而我一听他说要组队，第一个报了名。报名之后，他把10号球衣给了我，在国外，10号球衣通常是由队长来穿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没有把这件球衣留给自己，

而是让我来穿。从此我习惯了穿 10 号球衣，它成了我在球场上的专属号码。

打橄榄球一定要穿皮钉鞋，而我在小的时候经常光着脚在山里跑，即使路上有石子也不怕，时间久了，养成了不爱穿鞋的习惯。我连穿普通鞋子都会感觉脚被夹得很痛，对于这种皮钉鞋，我更加无法接受，只能暂时先用橡皮钉的足球鞋代替，然后再去慢慢适应橄榄球的皮钉鞋。虽然鞋子穿着不怎么舒服，但只要我换上了橄榄球的运动装，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些战士当中的一员。

我在学校里打的是十六人制英式橄榄球，我在球场上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过，始终在打 Back row（后排）的位置，我们把这个位置称作“牛头”。在球队进攻时，我要参与传球，争取帮助球队得分。而防守的时候，我是球队里第一个负责拦截的队员，防守压力经常很重，要时刻小心对方的假动作，不能让他们一路突破得分。一旦发现机会，要立刻把球抢断下来开始策动进攻。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比较重要，但也非常容易越位和犯规，经常受到裁判的“关照”，所以不但需要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，也需要在球场上时刻保持头脑的机警。如果我在对手快要得分的地点附近犯规，一定会被球队骂死的。

我们每天早上 5 点起床，换好衣服和鞋子后，开始跟在高中球队后面训练体能，然后再练习比赛当中所要用到的球技战术，全部训练完毕后还要参加全校学生在早上的合唱，最后才去上课。晚上

的时间我用来参加圣歌队，而球队的比赛通常被安排在下午。这样的活动安排，让我每天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紧凑。

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队员在生活上是比较优越的，我们可以比其他同学晚一些洗澡，洗澡的时候一定会有温水供应。我们吃的饭菜也比较特别，要更有营养或是量大一些，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体能。

淡江中学是台湾橄榄球起源的地方，在学校操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台湾橄榄球协会以此来纪念橄榄球在这里落地。在日据时代，一位名叫陈清忠的英文老师从国外将橄榄球带到了淡江中学，台湾的橄榄球运动由此在这里开端，而他后来也接了淡江中学校长的位置。台湾有一个叫作“清忠杯”的橄榄球比赛，就是为纪念这位将橄榄球带到台湾的前辈。

除“清忠杯”，台湾还有很多中学生可以参加的橄榄球杯赛，但现在台湾的橄榄球队并不很多，只有四五十支球队的样子。淡江中学一直有着打橄榄球的传统，所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，所有男生都会慢慢接触到橄榄球运动，不过我们是学校初中部的校队，只有我们才可以拿着队旗出去比赛。

在淡江中学的传统里面，橄榄球队员必须要服从队长的命令，更要服从教练的要求。在淡江中学做橄榄球队教练的老师，大多是从本校毕业的，这些老师读书时候也曾是橄榄球队员，在学校校史



胡德夫的母校淡江中学 摄影 / 郭树楷

簿里面可以查到每一代橄榄球队员的照片。

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队在历史上实力很强，慢慢变成了其他学校想要超越的对象，于是后来的成绩出现了下滑。直到我们那一代队员之前，淡江中学大约已经有十年没拿过奖杯了。台湾中学里面的橄榄球队大多集中在台北、台南、高雄等台湾西部城市，而台湾东部的城市一直没有很像样的球队出现。

在我们打球的时代，以“建国中学”为首的，包括长荣、基隆、三信等学校轮流取得比赛冠军，作为橄榄球传统学校的我们反而经常输掉比赛。“建国中学”的橄榄球队要求他们的队员不仅打球要好，而且学习成绩也要好，否则是不能进入球队的。我们淡江中学在这方面很不一样，球队队员大多是成绩不太好的学生，而成绩好的学生几乎都没有选择打球。我们打起球来就不太管课业的事情了，如果照这种道理来讲，我们在球场上的成绩应该更好才对，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因为学习成绩不好，反而没办法专心打球了。虽然我们那一批队员在比赛中拿过一次亚军，但因为学生成绩不好，我们这些队员常常被老师用藤鞭打手，而我被打的次数却很少。

我们和其他学校橄榄球队另一个不同之处是，我们的寒暑假是正常放假的，假期中学生基本上都要回家去，而其他学校在寒暑假会为球队队员安排集训。我们只有到了正式比赛的前一个月才会集训，因此想拿奖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我们打球的时候还有一种传统，那就是邀请女生来看台上观看比赛，那才是我们最神气的时候，经常故意摆出一些很夸张的姿势吸引女生的注意，觉得那样打球才会特别有劲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橄榄球毕竟是一项体育运动，夸张的姿势也经常会伴着受伤的情况出现。

淡水的气候同基隆、宜兰相似，常年潮湿，到了冬天还会飘雨，因此我们球场的地上经常是潮湿的。我们的训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，即使下了大雨，我们也会冒着雨打球。在那种天气下，皮钉鞋踏在地上就像耕田一样，红土会被踩得翻起来。过两天天气好起来，被踩翻的红土就像刀子一样坚硬，所以我们队员身上经常有很多皮外伤，现在我身上的伤疤大部分都是以前打橄榄球的时候留下的。

英式橄榄球是一项真正属于男人的运动，我们根本不会去看美式橄榄球，觉得那根本算不上很激烈的运动。美式橄榄球的比赛中，队员需要戴上钢盔等护具，会因此耗费一定的体力，但是它看起来却不像两支军队在球场上的战争，因为比赛的时候经常会因为规则需要而停下来。英式橄榄球的比赛具有很强的连续性，需要队员一直在球场上奔跑与冲锋，所以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，队员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比较艰苦。

我们集训的时候要比平时起床更早，早上4点多就要从学校跑到淡海，路过真理大学的时候有个上坡，那里需要我们全力冲刺。

我们跑到淡海之后折返跑回学校，在校园里继续跑 20 圈，这才算体能训练完毕。这条体能训练的路途非常远，每次刚开始集训的时候都会有队员呕吐。一旦集训正式开始，我们一定是风雨无阻的，就算下雪也要练，如果有队员受伤，送医院回来还要练。经历过如此艰苦的训练，大家在输掉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放声大哭，因为之前所有的苦和累都像是白费了。

学校的橄榄球队员不仅天天在一起训练，而且也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大家的感情非常好，有点像战友的感觉。按照学校的传统，我们把那些已经从学校毕业的橄榄球队员称作 Old Boy（老同学，老男孩），简称 OB。如果有 OB 来到学校，我们一定要穿着球衣立正，听 OB 跟我们讲述他自己在球场上的故事。那些 OB 也经常观看我们的比赛，之后会对我们的技术进行一番指导。

我们外出比赛的后援经常由淡江中学的 OB 提供，他们负责我们的吃住，给我们提供医疗、赞助和新的运动装备。我们见到 OB 就会像在校园里见到学长一样，不管 OB 多大年纪，我们始终都充满尊敬地称呼他们为“前辈”。

初中毕业以后，我在淡江中学直升高一，有一次，我在德姑娘家听到 Joan Baez（美国乡村歌手琼·贝兹）的一首叫作 *We shall overcome*（《我们要战胜一切》）的歌，觉得非常适合用在橄榄球队。在英式橄榄球的比赛之前，参赛两队经常要比拼气势。新西兰的球